



文中子中說



中說卷之三

事君篇

阮逸

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猜曰

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

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者則王道盛也禮樂者則王道興也

或問揚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且驕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列國八

百餘年列國謂封建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

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吾不

知其用也魏周漢之水魏晉揚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

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汾水之曲汾符有先人之弊

中說卷之三

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廬音痴粥音祝彈琴著書

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時和

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異言子曰古之為政

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為

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子

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數反子曰其矣

齊文宣之虐也比齊高洋以按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

遵彥者寔國掌命楊音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本史附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

奚為不終言利以真臣故不亡竇威好義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

則不敢威州好者禮之文且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

心大抵治定而後議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有謂文中子曰

今非其時故曰不敢

何謂遑遑者无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子

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房玄齡曰書云

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帝之爭

圖以賜光光尺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千條光廢

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

曰書有命遂矣其有成敗於其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

問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子游河間之渚隋河間郡連

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子游河間之渚涿水渚今涿

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无名氏居心若醉六

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

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訝子子曰吾與彼不

相從父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中已与荷蓑至人相從乎收問

死名還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子在河

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
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為故子見牧守
獻策於長安今道之不行得以止矣故退居於河曲子見牧守
守音屢守音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
痛隋行秦易吾不知其道荷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
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有社稷焉家立社稷出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
襲爵通侯无焉罪国不除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
不莫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也賀若
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主夏弼請射於子發必中突厥人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
發亦中的的自珍善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云次古君子志
射故請子觀中去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奇游也言藝成而下君不
子游之而已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不

倭力子謂首悅史乎史乎悅字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
切浪也約事詳申明制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亦文付及下亡
度重言美之也謂陸機文乎文乎論蓋有迷作之志復祖之
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
沈疾不朝此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之孫襲爵東樂公性奢曾為
傲可見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始制音韻
益務期後此台可見矣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狷音其
言急皆狷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云吳
可見矣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範徐陵庾信古之
均文之盛也均字叔率文辭古怪又疑是王筠字元礼為文好押
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雉珪字德章与江淹對掌文翰而不
肯伏淹皆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範徐陵庾信古之
狂回見矣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範徐陵庾信古之
作殷姓誅使堯明故事宋帝深御之融字元長徐陵庾信古之
文詞辨捷長於屬綴後坐罪誅此纖碎可見矣

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為之好裁緝新意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鍾字孝

此誕時亦徐便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鍾字孝

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

謝眺淺人也其文捷眺字玄輝為

江摠詭人也其文虛摠字摠持與陳後主為長夜

皆古之不利人也或或亂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

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

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

尚書召子仕隋尚書者子使姚義往辭

事君二已

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寧僻遠以蔽用或曰僻子曰吾

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也何患乎僻嚴君平子曰吾惡夫

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悖乎悖

者不妄蔽佞感王百家誘眾不若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

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

不賢矣戎曲選未嘗進寒素近虛名天下目為膏肓之疾及恐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

古之史也辯道約理今之史也耀文空事問文子曰古

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薛收問續詩

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薛收問續詩

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續大雅也曰化天子所

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之風二曰政續國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

俗比占諸侯後移俗循易俗也三曰頌續周殷皆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

四曰歎續變風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

或傷焉勉不得則傷之或惡焉不足傷則惡也或誠焉語他事使聞之自誠是謂五

志比皆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

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懷

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皆約歸中道哀如子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

雅子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

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到國之風乎列國變則懷其舊俗列郡縣變則海新是圖

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世修政教故曰我君不卒求我也

其上相安乎曰若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

及其變也變風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

不敢怨薄謂不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故民亦擇

善而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君

不終抗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變易之乎及其變也變政苛而迫其人善惡吏心

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雖有善政未及行也

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

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猶

天子諸侯君吾得逃乎何敢怨不可逃辭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

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終自去吾將賊之又何傷賊害故曰三代之

未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子孫故

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

澤竭矣周先王之澤亦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子曰

言取而行違温彦博惡之彦博大雅第正觀中為御史大夫有

而譽而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

愚之行欤驕情亡性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欤強行

遊仲尼之門未有不追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陳叔達為

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

後容其改過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隋季如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道守之以德

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辭收問恩不害

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

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以人損之可也刑不監衣弋縶傷

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中焉可也不禪下雖然以文景之

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即用不意其子曰

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社无

所不至所至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

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下論必革而已不吾於詩書也下

而不敢議下治亂之事不敢或問其故子曰有不可

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與法

不可不可夫子有不可乎子曰不可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

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子問居儼然簡音其

動也徐若有所慮貌其行也方也若有所畏禮其接

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敬愛子之

服儉以繫無長物焉長刺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

非黃白不衻黃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易者子宴賓无貳

饌味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

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

縗曰尔於我乎取无擾尔鄰里鄉黨為也周礼五家為鄰五人為里五州

為鄉五族為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甫甸反必後未忘

子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

爭者近易化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

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

事君三已六

屏侯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

從大夫也畚單器鍤也非大夫則銅川府君之喪喪父勺飲

不入口者三日音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

槨無飾衣衾而卒帷車而載飾謂淡飾也衾帷塗車芻

豎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芻靈白古有之夫子謂芻豎既葬

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

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西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出入

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有所稟萬春鄉社所居律各子

必與執事翼如也執祖豆之事翼如恭貌芮城府君起家除服為御

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介直清介而無執直甚則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至心

爲之內直而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退而謂重常曰

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子曰婚娶而論財

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

不以財爲禮引結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

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爲婦子曰

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詬我則好詬焉不爲誇

衿音若愚似鄙今人以爲取我則不取也子曰古之仕

也以行其道道行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己難矣乎難致

子曰更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問禮賢

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看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古者士登乎仕

儼之以各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授德從王命爲仕吏執乎役功祿以報勞官以授德身而已官則

五石三已

爲六下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

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屑不介意

也曰者假周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

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公深乎深乎安家者所

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故

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无德

易以衰四者周公云也卜洛相宅義不無功作五斗先生傳

王績字无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

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敗人

中說卷之三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註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怨

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答伯禽私而怨也

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怨於性不全矣理則性性則天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

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

溫彥博問稭康阮籍何人也

子曰古

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失於介或失於放

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

子曰通變之謂道可變執方之謂器則方

子曰通變之謂道則變執方之謂器則方曰劉靈

何人也

劉靈字伯倫性澹默不交游以酒自樂

子曰古之閉

關人也

閉關喻藏身也此世

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

乎

一身可忘也天

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

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

而爭者息何也

陳守叔達也薛生取

薛生曰此以言化

示彼以心化

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

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

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

發謀動慮經天下乎

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

也

不知其變也

不知昭德之善也

矣其時乎其時乎

流

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

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

者言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

變不能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

下無善教

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

之共叙九疇哉

劉靈字伯倫性澹默不交游以酒自樂

閉關喻藏身也此世

一身可忘也天

陳守叔達也薛生取

薛生曰此以言化

示彼以心化

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

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

田疇何人也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

發謀動慮經天下乎

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

也

不知其變也

不知昭德之善也

矣其時乎其時乎

流

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

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

者言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

變不能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

下無善教

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

之共叙九疇哉

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室極

六三德七稽疑八庶證九五福皇極居九數

之中當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
經崔浩字伯淵好皇曆及直君長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
曰變風也幽今為邠周始興之地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
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成王終
疑則風遂變矣儻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
發乎情是至誠也止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
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
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幽歌幽曰周之
本也七月陳王業后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變
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
周公篇四二

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
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符秦舉大號而中
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符堅得天下二分之一故或曰符秦
逆東晉在而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符秦
何逆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
故齊桓管仲不得而皆也上順晉制至私之
命惠帝已後賄賂大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
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
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
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

業知音倍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其

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太原府君曰温子

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

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温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

帝年号也時魏國子讀二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

大亂切齒未詳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室炬入

見同州府君勤三事跡也泰字子竟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

先人之國穆公自朱奔魏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

始矣湯帝大業八年征遼東二百萬眾並陷九年天子不見伯

益讚禹之詞益讚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公卿不用魏相

調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天一王

成者為騎兵兵驕則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物曰義

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

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浪靜音子曰靜

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浪靜音子曰靜子曰過而屢聞益矣

凌敬曰樂逢善人好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

陶陶魏有館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

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

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劉炫見子談六

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季校然好自

斷音赫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傳

異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下天

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
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季也
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
禮樂本乎情情先邪則貌貌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
為問賢其季子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
云安得猛士守四方此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不忘武備而心在雜霸也
漢武敬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梅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
治前過志形哀痛之謂也音洛
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
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適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時之典晉賢蕩焉故亂音加易不夫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音加聖人非不知大古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子
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子
曰聖人也聖人之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

斥中國禮義
中國則泥泥猶濁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
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或問宇文
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銅
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友之子遊大樂樂聞龍舟五更
之曲揚帝將遊江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樂亡國之音
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盡官乎官義曰
捨道干祿義則未暇皆捨道子曰誠哉信有或問荀
或荀攸子曰比且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或死何生子曰生
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

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
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惟陸
事真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苟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
曰令君幸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初仕漢又亡則

死彼獨仕魏魏存則生
明道救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

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

而信必至誠雖未言人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

必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

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樸虛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

乎有深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

襜如衣下曰裳襜如劍珮鏘如帶劍示威垂佩皆所以

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无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

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令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

真猿於木也為禮使人天下庸得不馳聘而狂乎引之者

非其道也責素不以董常歌鄢栢舟言仁不遇也栢舟公

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

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邳公好古物邳國公鍾鼎

什物珪璽錢貝不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道

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

居乎子光注曰會逢其適也為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

也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山林隱居不知其可

也放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

與之變極乎道為至人死生不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

隱藏其天真其次地隱僻地山林其次名隱名昆朝市

子謂姚義能交結或曰簡簡子曰所以為能也淡故

或曰廣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有擇子

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厝論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三

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天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賈

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命制秦改命為詔

也秦改命為詔曰詔詔令也秦改命為詔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未形乎制詔者

也曰策策直言而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命命曰

訓師訓對對曰讚讚讚曰議議評曰誠誠監曰諫諫箴文中子曰

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制天

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唐分判者也其上湛然其下恬然湛恬天

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凡事一事必以天下同之

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嘗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

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一帝之典三王之誥文

周公篇四六

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懼人思及時

而動乎業又畏天我我門人易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

道何其難乎知難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又勤

視之不臧我思不遠言汝不思吾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為遠

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即

哉實也歌于髦而遣之干髦衛詩美既而曰玉帛云乎

狹之道也欲速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

乎量子謂姚義可與友父要不忘平賈瓊可與行

事臨難不變相友里貝久臨事薛叔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

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出外貴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

為也

賈誼曰小者自私賤彼貴我

好奇尚性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

之使

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六經也

子不出門人惑

子笑曰

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億

言宏非好古者

子有內弟

之喪

弟內表

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

非其子

子曰吾不忍也

賦載馳卒章而去

鄒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无我有九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

鄭和見

諸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

彼謂文

公何重焉越

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

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也

子曰我之身身

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及焉得勇

勇於義曰勇又於力曰力於慶反李

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

自知故

自勝者雄

能勝人問

勇子曰必也義乎

凡勇不得其宜皆勃矣矣

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

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

曰天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聖人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

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

王出當自求行之揚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

言不義則身可立矣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中說卷第四

中說卷第五

問世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

中劉炫但動易之文而不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知易在真也

自謂子未谷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無敵

行此所謂易在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行身自去声

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

謂董常曰樂夫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窮理出

疑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爲憂者以天下之情爲疑也故聖人應物以

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爲疑者以天下之情爲疑也故聖人應物以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三言乎前二至有憂疑後云

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卒天下物情之動吾足沒者心也以

性之本台爭
天命曰心
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
則一也其所以神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
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言之堯舜湯武同也而
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神之時則舜禹也居
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
吾獨
得不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一子
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汝觀之則心迹固殊也而適造者不知
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各當而已矣當謂
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則夫未違一也言則一
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當丁浪反
也若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先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
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
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直道存於天
時故天下主民不覓也孟子稱伊尹曰天
之生民使先知養然後使先齊見其後見
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

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
民言也管子曰堯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
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子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
之所以有誠也續書切而不拍指切至勤而不怨曲而不
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奉委曲以禮戒之子曰改過不悛無咎
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誰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音
各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
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跌取
泰於否易易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諫事文中子曰百
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一姓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

王倫所慕懷帝蒙塵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

於平陽為劉聰所害志有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帝漢桓

志果異執政權傾天下靈帝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

諱宏黃巾賊起董卓竹亂此又明續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都格陽文物始備故曰近

書有制也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无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

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祖

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自血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焉虬虜王肅及程元曰三教何如

闕朗未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釋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教不一則曰廢之何如子曰非

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言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

瀾後周武帝年号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波瀾風燎爾子讀洪範言義安東燕公損皇且

因之是皆發亦愈成聖若子讀洪範言義安東燕公損皇且

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詔其見王者之志乎

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

令而不可易恤人故昔應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

詔天下乎言詔如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子曰其

言也與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勞而不倦勞心問

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子曰續書見之有命遂矣天爵人

命也遂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音粹其有君臣經畧當其地乎必有經

畧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

歸不得已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經畧道甚大物不廢

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已故文中

子曰事者續書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

事由師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
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
下之訓言且不惟師也天下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
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文中子曰
廣仁益智莫善於問有問秉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
術廣也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
取類無不經乎經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晁錯對策云二
謀相輔莫不本於人師也重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
正正次王二一以春二者天之所為也下者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
策云致利除害無愛无私謂之仁明是邦立可否則謂文中子曰
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二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
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
續書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无文中子曰議
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

教於是乎可一矣

洪菲五皇極世古義貴中道尔致中和天地位

則一矣

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

之別

到憚王莽時上書曰後祿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

之別

重戒欲限陛下宜即日位莽怒憚憚令林病憚憚曰所言

比自天命也非在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

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

者逸反

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

天下節

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

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

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与志發乎中命

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

心乎心已形於外則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

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幾可得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慍可以富貴

矣不損獲必不驕於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况良民乎交遊稱

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于天下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

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賤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

思亦已焉哉詩嘒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子曰見縷絰而哭不

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泣然曰先王之制不

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

之以仁義仁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能勝兵子曰莫

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子曰見耕者必勞

之慰勞勞勞去聲見主人必悅之悅府後鄉里不騎不騎雞初

鳴則盥嗽其服內則事父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

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子曰史傳興而

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

是故惡矣異端者迷之而薛收曰何為命也

子曰稽之於天台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

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者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命

非聖人孰能至之哉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

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包易書也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賈

璣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子曰天下其無主

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子曰史傳興而

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

是故惡矣異端者迷之而薛收曰何為命也

子曰稽之於天台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

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者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命

非聖人孰能至之哉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

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包易書也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賈

璣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子曰天下其無主

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子曰史傳興而

而有臣乎漢制以上獨目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

盡美於卹人乎漢主本以愛民而作制志其慙德於備物乎漢未德

而巳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

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二王是也後

是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各爭其心正其跡譎心則正

雜霸之跡則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祭稱

譎因之不得已政則苟簡董傳曰秦為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

懿乎二帝三王各實稱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之術可稱

薛攸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人能弘道焉知

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子謂李靖

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子

謂意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無幾乎聖道賈瓊問

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以小人辨明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人

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然謀及身後為德蓋

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隋謂薛收曰

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免爰之卒章王國詩

失信者疾肯叛卒章云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白

姓与能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場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

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无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故夫

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薛生曰智

可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不能

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子曰元亨利正運行

不置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佞以承上

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與謀董常死子哭之

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

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相去亦遠之子歿吾亦將逝矣夫喪斯文我必死明王雖與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子

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

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

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

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

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一不賈瓊問太平可致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比日因賈易而言也

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道

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頹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

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文中

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

不獨任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皇國戰無為神武而

見其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又焉

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

法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雠也保生者辭

方士蘇見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

其死乎音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終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言逢

邪當諱諫喻之孔子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子曰幹

矣此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問揚愔宣帝之臣也音於團

友子曰輔矣音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宇文化及問天

道入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子曰順陰陽仁義

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

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賈瓊為吏以事楚公署吏未君命故

故云守仁義以戒之云事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

楚公恭而遠之就而無諂泄就其身汎乎利而諷之無關其捷

無傷介汎汎因所利而謂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性

之勿辯捷自取禍事人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皇始之帝徵天以授

世盡宜然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

之也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晉宋皆舉兵中

則江南以為正跡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原有復一之志

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齊梁陳

之德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魏後

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

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帝始改中元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改或問志

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子曰

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薛生曰

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寶實憲

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何為於此不續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

氣以待也以待其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極也故假之以

歲時自涼和綿綿至相靈相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舉

魏漢制乃絕魏文帝明帝未能太

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君子曰帝制可作

矣而不克振相靈蓋帝制尋大壞矣故永熙之後君子息

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湯駿天下大亂元經於

是不得已而作也臣賊子豈好辭哉誠不得已也文中子

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於後春秋作元經興

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文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

歌頌皆貢于王若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風詩古有採樂官不達雅

古為詩樂為國史不明變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

詩存空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

中說卷第五

